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東塾讀書記

(上)

陳澧撰

東塾讀書記

(上)

陳澧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述

余年六十有二。大病幾死。自念死後。書我墓石者。虛譽而失其真。則惡矣。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病愈乃自述之。或者壽命猶未艾乎。他時當有續述也。述曰。

陳澧字蘭甫。先世江南上元人。祖考捐職布政使司理問。遷廣東番禺。考候補知縣。生二子。長諱清。次則澧也。年十歲。知縣君卒。年十五。伯兄卒。十七。督學翁文端公考取縣學生。明年。錄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文端公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先生厚甫。賞譽之。與桂星垣楊浦香爲友。復問詩學於張南山先生。問經學於侯君模先生。年廿二。舉優行貢生。廿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病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老爲菊坡精舍山長。英偉之士。多出其門焉。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覽羣籍。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學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對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惟鄭氏禮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國朝考据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爲國朝考据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著聲律通考十卷。謂古有十二宮。且

有轉調。今俗樂惟存七調。然古律尺度俱在。可考歷代樂聲高下。晉十二笛可做而製。唐鹿鳴關雖十二詩譜。可按而歌。而古樂不墜於地。又著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志水道。則可考漢郡縣。以及於歷代郡縣。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餘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三統術說三卷。弧三角說一卷。琴律說一卷。文集若干卷。生平不欲爲文章。然有爲先人而作者。及爲親友碑傳事蹟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書記。今未成。性疏直平易。頗厭俗事。惟好與學者談論不倦。值賊亂夷亂。家計不給。晏如也。生四子。宗誼。宗侃。宗詢。宗穎。宗誼早卒。宗侃生子慶蘇爲其後。同治十年二月述。廷相謹按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公。廣東巡撫裕公。以南海朱子襄先生及先生名。奏請量加褒異。其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諭。朱次琦。陳澧均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東塾讀書記。得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又文集若干卷。均俟門人及兒子編錄云。門人廖廷相謹誌。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尚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 未成

卷十四

東漢 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 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 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 未成

卷二十

宋 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 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謂。禮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冲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禮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禮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

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

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賡人試經義。劉子。○溫公書儀云。子年

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子

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

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

母安穩。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

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

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

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

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

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

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歷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

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

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邵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禮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禮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擬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

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

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

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

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

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

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

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

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

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二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

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首。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

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

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

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

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

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

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

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尙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

鄭箋云：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

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

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

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

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

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調窮卹匱，赧然悔恥，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晉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歌學緒是效。歐效緒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

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冲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

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

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

凍水紀聞卷十

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

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

辭學指南

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

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

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

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

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

皇疏引

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

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

之善也

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

易色主夫婦而言

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尙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

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

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獨是老實

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

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語類卷十二

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

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卷二

禮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

易賢

主夫婦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

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

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

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上同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禮謂必以一貫爲受道。

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

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

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

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

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旣已漸染風流。滄服

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

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亶亶乎固盛德之所同

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

說經風
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旣言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一十七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尙經術。